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稗編

文類

論詩賦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  
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精愈  
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  
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  
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入病起而俳  
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

八  
卷  
六  
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  
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  
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  
猶得古詩之餘情矣

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  
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  
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  
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醜時作奇語然只是六  
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  
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

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母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  
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  
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  
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晦庵先生嘗答輩件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  
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朝爲一等  
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  
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  
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  
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

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

以後三謝顏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  
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旣拘聲韻江文通  
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  
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迫開元  
中有杜子美之才瞻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  
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  
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  
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  
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  
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

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纒之曰：驂駕四馬從梁來。葉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者。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噉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蠶曰吟委曲盡情  
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  
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  
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  
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  
複深以少陵爲是

文章辨體  
論七條

### 詞賦

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  
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  
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

變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浮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埋之氣出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

態百出、嗟今其似春、凄今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  
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書榜聖俞  
案後

文

竹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  
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  
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俊烈、誦先人之清芬、  
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  
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傷訊、精鶩八極、  
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  
羣言之灑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而潛浸於是。沈辭拂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嚮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嶸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

發讀一過  
作文之法  
顯然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絮風飛而颺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灑，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儻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慙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絲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

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詭，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渙忍而不鮮，或仰偃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古今文人  
俱犯此說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漢乃  
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亮功多  
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  
繡繡懷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閣合乎曩篇雖杆  
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  
必捐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  
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與偶意徘徊  
而不能禡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  
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  
所備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寘而無友



仰寥廓而莫承臂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  
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  
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  
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顧猶絃  
么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贊而  
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黍間  
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  
羨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旣雅而  
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  
趨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  
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齊之所服，  
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  
唾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  
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  
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於短韻，放庸  
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  
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歲  
豨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而溢目。音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覽管窺以探頤頰。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  
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  
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  
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  
恢萬里使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親  
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文賦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舒緩氣然粲之匹  
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楸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  
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

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關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典論論

方其擗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

懇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

相勝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云頌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

城諒哉

文華辨體存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其大抵諫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三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據加文道  
延考稱二  
不少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  
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以勝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  
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  
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



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自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乎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人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答李翊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  
諄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  
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  
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  
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  
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  
太史公劉向楊雄爲之最。然則用力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  
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若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  
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  
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  
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  
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  
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起泚迤邐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后雨霽  
寂無人聲蓋自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  
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  
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  
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  
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  
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  
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

曹植七哀詩有徘徊泥諸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二韻

唐詩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詩數元勳作漢舉信足

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耨。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十五韻

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耨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

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鞀鼓，

迫於促節，卽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

霧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

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

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文章論

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

答吳克秀  
才書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  
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  
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  
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瑠  
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  
終身瑠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  
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  
似賦而謂之瑠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  
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

衆 答謝舉廉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鏡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非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

八編卷之二 卷之三  
揄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事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刈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絺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婁人焉。觀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鑿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實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藹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藹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

答程伯大論文

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旣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旣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

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  
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

文原

### 書法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月通於神明仰  
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  
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  
象是也科斗卽古文別名蒼頡卽古文之祖也

十體  
者斷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  
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

無窮

十體書斷

籀文者周太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

十體書斷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

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

仲卽八分之祖也

十體書斷

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卽隸書之祖也

十體書斷

章草者漢皇門令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

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  
散隸體粗書之按章艸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  
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

十體書斷

行書者後漢隸川劉德昇所造也卽正書之小變務  
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  
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  
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十體書斷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  
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尋丈字宜輕微  
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



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  
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  
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  
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  
設妙豈能詣此

十體書目斷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州  
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  
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十體書目斷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

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

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  
國出疇異晦卓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  
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  
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  
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  
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

小字  
八十一

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郤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

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說更正文，卿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說文解字序

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爲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

字總於假  
借做人一  
字說可也

五不足而後假借

論六書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  
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  
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  
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  
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  
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用筆說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

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衛夫人筆陣圖說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嘗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各山

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詐下見鍾繇梁鴻書洛下見  
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  
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  
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  
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題筆陣圖後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果書  
雖氣骨清健大小相襍如十四五貴胄徧性方循繩  
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馭熟戰馬舉動從人意而  
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宇雖清而  
體氣疲弱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



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翫樂。張友直如官女插花，嬾嬌對鏡，端正自然，別有

一種嬌態

評十四家

余在黔南時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譯也○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

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隼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釋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艸、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字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迺是入神要路。書說

有史效有  
文奴非特  
書也

凡書通卽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  
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  
皆后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  
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  
大要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九

經濟編

文類

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

漢文帝答臧  
錯璽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討化乘虛  
宗多事端  
博故項正  
苦

八續類纂

宋言三十九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二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此處分極  
文作一  
天

此若後世  
不以爲舊  
而以爲有  
休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

賜南粵王  
尉佗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淺，遺朕書云：願  
罷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

弗亦須記

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  
筋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綉衣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緋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  
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  
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古今樂苑  
漢文第一  
亦會其時  
之未可忽  
也

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滯  
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  
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  
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  
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秣藜金帛綿絮  
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  
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厭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壤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遺匈奴書二首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

曹灌携劍摧鋒從高皇帝墜苗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見高祖之廟乎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縣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此句弱匪夫無不報之仇秦茲醜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禁驚洎行李之繼遣復嫂詞之見加舍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朱欽宗罪已詔

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

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賊名忠臣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  
爲下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藩海之救即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常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臆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  
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華俗於天下功各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  
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  
賤行矣然管子拜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允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

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夫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



圍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輜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

秦未必知  
北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  
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  
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糝  
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  
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  
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  
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兄項梁而  
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囚留上。

孟子之論  
孝弟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詭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

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  
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構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  
朝乎？男兒溺死，何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  
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  
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  
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  
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  
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  
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

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

願急賜報

馮異與楊廣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  
惡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  
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  
復欲追遡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  
流妄謬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官  
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  
欲令諸軍振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  
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  
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  
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  
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  
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  
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田與矣幼主非有惡於  
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  
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湏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于必湏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

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而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疑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爽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拾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爲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



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察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孫策責袁術書

石勒亦  
若華中  
歸者

石勒被驚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  
于勒遣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  
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  
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  
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  
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  
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  
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  
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勲義堂堂長  
享遐貴背聽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

尚天下不足定。螻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  
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  
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  
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  
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  
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關  
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  
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  
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  
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簡快有西  
漢風大鄉  
魏晉以來  
冗冗不足  
觀者書記  
也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疆欲自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頗不及此欣載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

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不絕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  
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  
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虞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  
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  
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  
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  
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爲疑  
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

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  
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  
鰲西獻，楛矢東來，夜浪瀆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曠  
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岌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  
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  
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梁

希範與陳  
伯之書

正人  
極極漢文  
帝帝  
句語多耳

先大王歸壽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  
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  
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  
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綿  
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  
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  
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  
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皆倉皇震悼累日嚶呼遣  
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  
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使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

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莽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討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亾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

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折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幸五伐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約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

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彊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灰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師而下、大知紀律、莫不恪思、奮力效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  
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  
彊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奔、可取  
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  
歿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  
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  
下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  
傷必衆、且蕃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民  
戰歿者、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存之人、肝腦塗地、

積累恣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柯勝負之官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王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

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銀帛之厚賜、爲  
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  
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  
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  
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  
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  
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  
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  
如故、互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  
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

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